

中国新人类的新状态报告

点击

1999

顾湘（紫霞） 著



这一段真实发生在1999年

上半年中国网络的青春恋情已经激起

网上“在线人员”的频繁访问，

并引起社会学家的惊异关注，还在引

发文学界对这种

全新文本的重大兴趣——它第一次

以非虚构的完整真实性，

首度正式宣告了

新一代同新工具之间接触史的完成，

新快速与新情缘之间沟通方式

的亮相，以及中国第一部网上——网

下正在发生的长篇

网际新状态文学的诞生。

21世纪出版社

www.21stcph.com

新一代的方式：BE ON LINE



代 序

陈 村

读紫霞和丁丁的故事，有不同的气息。心想年轻人恋爱是看到过的，怎么一段一段地网上直播？以往的人，要么憧憬要么回忆，她却做了个“现在进行时”，让人觉得新鲜。

也只有网络能成全紫霞的想头。那样的对自我的跟踪报道，说日记不是日记，说演义不是演义，只有网络有它的度量和高明，容受了这一切。也只有网络能召集八面来风般的读者，追随她的故事，欢乐，惆怅。

把这样的故事搬下网是一种无奈，失去了那种鲜活的劲头。失去手握鼠标点进网页的洒脱。对作者，失去了写完后一个回车就和读者见面的欣快。不过，下了网，它有了一个“形状”。

当然，一个故事的真正的好不在于是否把形式做得新鲜，不在于一节节地端出还是一盘端出。读紫霞的故事，会感叹年轻的快乐，深爱的义无反顾，描述的有感有觉，以及从心里发出的要对人、对世界的好。那也许是一种新的活法，但人的欲望和期盼从来是一贯的。将自己交出去，将收获的珍藏，让网络作证。

对一个不习惯从电脑上阅读的人来说，聊天室里的对话多了些。我将它视为因爱而做成的絮叨，要知道，从来的情人们，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呀。从另一面讲，比起老谋深算无端慷慨，也是一点清凉的露水儿吧。

真实的故事依然在生活中演进，书写的故事总要被断开。此生悠悠。那么，你和我，我们所有看到这个故事的人，祝福紫霞和丁丁吧。

1999年11月3日于上海

1999 北京春天

1999 Spring in Peking →

i
n
l
9
9
k
g
p
9
p
e
i
S
n
r
i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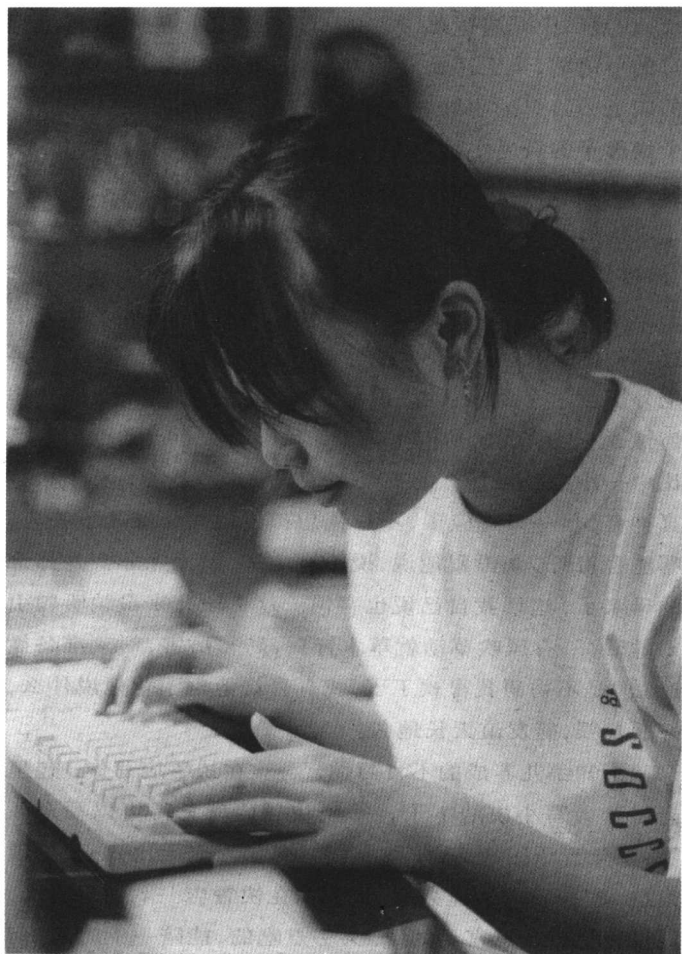
张 贴 者： 紫霞

张贴时间： 1999 年 5 月 21 日 18 时 27 分 08 秒

文章名称： 1999 北京春天

请允许我把这部分写成一个可以独立的部分，我知道好多东西它终究是一个整体，我，我这个人的事情，或者说我微不足道，那么说世界，世界是绵延的、完整的，川流不息，但是我还是请求我有一段与其它事情暂不相干的纯净的美好的时间——也许已属贪求——给我的北京、北京的春天，如果说这样仍不够纯粹，那就说，给丁丁，我的好朋友丁丁，也是我最喜欢的男孩子。在我领悟到要为他记录——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因为我说过生命短暂，不想作流星蝴蝶，要有人爱，爱你的人会铭记你的生命，这就是被爱最大的幸福，同样也是爱人最大的幸福——我领悟到这一点并没有用太长的时间，不足一周，正好，我已不容浪费分秒——这一刻我从背包里拿出本子或在此之前，我惭愧了，我为过去的事惭愧，但只是在丁丁面前，我前面的还没有写完，我放下它们来写这个，我也知道往事无法割席断袖。

我现在在北京赛特地下一层的 LOTTERIA，“乐天利”，这在上海好像没有，我没见过，要了一份薯条、一个红



豆冰，坐在角落里——也许这里头有异乡人的胆怯，虽然
我是不太承认的，就像有时是为了不敢和他们挤车才打的

士,在异己中摩肩接踵,我生性是有局促的。在放一首没听过的粤语歌,桌上还放着橡皮、我的太阳眼镜、一个楼上买的叫毛巾哈里的小娃娃——那是在运动和玩具的一层,一个塌鼻子的黄毛小孩仅穿一条白内裤拖着一条白毛巾,大概名字叫哈里,是我刚才一个人逛觉着挺可爱买了要送给丁丁的,我准备连塑料袋一块儿递给他,口气强硬地说:“给你的,不准不要。”我想他会喜欢的,即使是少一个不少的东西,也多一个不多。在赶往赛特来的路上,那是在上下迷宫似的立交桥上,他说要许多孩子,生一个、领一个,再上外国生一个,当然他是说他,和我没关系,不是我俩在作憧憬,不过我要向他借个孩子,我说牵一小孩儿上街遛可比牵一小狗小猫什么的神气多了,昂首阔步的,有个小孩真神奇,他一口答应了,不过我想孩子他妈一准儿不答应,哪能舍得呀。我没跟他说,说了有嫌疑,该说除非我是那谁的母亲了,这话我自己说也害怕。这一段儿来最怕听勾引人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防得厉害,时刻准备撤退。但是不妨碍我喜欢丁丁,我真喜欢他也不跟他说什么,好朋友呗,能友谊天长地久。

不知哪儿养成的不良习惯,喜欢在快餐店写作,包里老是背着写小说的本子,一坐快餐店就觉得可以写东西了,感觉音乐陪我、人陪我、食物陪我,安全无比,心里也就很定。吃快餐的人速战速决,我却在快餐店一隅消磨时光,觉得我是有一点富足的,能买一点吃的,能陪一下时间,何况这次是在北京,另一个城市,真是奢侈,还有丁丁陪我。他不在我身边,可我知道他就在那儿,我还能指出他的方位,他正在我后脑勺上方,西装革履,笑咪咪地站那儿——

赛特门口，做促销，卖球迷卡。我在等他下班，可我有我的事干，吃东西，写文章，又像是他在等我，他用上班此等无聊事打发等我的时间。心情是很甜美的。

我兜里揣着丁丁的呼机，4点刚过一些时我翻信息看了一下，有好多是我打的，呼台小姐还写错了几个名字，哑然失笑——我可真够扰他的，可是没办法，我没手机，我的呼机不漫游，还有：谁让我喜欢他的呢？换了别人还不够呢。我看的时候心里一好玩就给抄下来了，听到广播里放熊天平的《愚人码头》，没办法，支着耳朵听广播，就怕一不留神听见：“顾湘小朋友，你的叔叔在找你，快到一楼服务台”，没准会这样。

和丁丁在一起很开心。

4月19日我真的去北京了，下午6点的火车，K14。上午起床我又去了263，认识了Bobo，她在为情所困，需要人安慰，我就安慰她了，她说我真好，给我她手机号，让我到了北京找她。

263是首都在线聊天室，我是4月11日无意中进入的，进去了以后，我就是紫霞，16日星期五晚上开始放春假，我在家，用大块大块的时间泡网Chat。

候车室里居然在放《英雄本色》。多年前的这部电影曾是那样令我激动不已，即使是今天，仍然具有这种力量。我借着一点困倦打了个呵欠，流出一点眼泪，沉默，缄口不语。

我只是觉得离奇，我为什么要去北京？春假一个月前我确实下过决心要去北京，去看看燕铮和他女朋友，到北

京少儿社定一下我那本书最后的事，温习故宫，小时候去过的都不记得了，后来放弃了。我懒，而且很容易就把一件端起来的事置于一旁。17日 Chat 时遇见沧海一笑，他说今天是他生日，一个人跑出去买了个蛋糕，问我能不能和他出去看樱花，我说北京有樱花吗，他说有呀，开得正盛，北京天真正好，蓝天白云。我说我在上海，上海阴有时有雨。18日一早我就去买了张车票。我和沧海一笑没什么交情，仅仅因为北京天正好，这个理由比我先头的那些都大。而我去北京干嘛呢？

度假。不干嘛。就是去北京这件事本身我要做。

仿佛天定。

家里没有人。4点钟，我准时掉线了。想想要不要再上去和至尊宝道别，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怕赶不及火车。最主要是没人管我，爸爸去浙江了，妈咪在上班，大家都放着春假，中学同学上着课，我变成一个人活着的了，那一刻，我提着包走出山阴路的时候。上海天已经变好了。买了一本王菲窦唯的专刊，晃到火车站，上了车。上车忽然很想问人：车是往哪儿开的，忍住了，心里决定哪怕不是开去北京的，上错了车，也认了。从买票起到上车，这一道轻易得不可思议，我偷偷看了一眼车票，是写着 K14 往北京方向去，可我上车时检票的列车员并没有仔细看我的票。总归会开去一个地方，不管是哪儿。问人太傻了，而且我是很酷的。

我有时觉得自己是紫霞了。有的时候是笑吟吟的，有时是忧伤的，有时是酷的，面莹寒玉神似秋水。

263 在我像一个门牌号，一个大宅子，推开门进去，是

个永不散场的筵席。我带了一本书，村上春树的《青春的舞步》，我已经写过书评了，半年多前就发表了，但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扑朔迷离的书。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那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

张 贴 者：紫霞

张贴时间：1999 年 5 月 22 日 12 时 34 分 50 秒

20 日早上 8 点到北京，买了一张地图，车站外面很热闹，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小青姐姐，一个呼鹰飞。没等到鹰飞回电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小青姐姐找到我，带我去她天坛那儿的屋子，我安定了一下开始打电话，打给出版社说我到了，什么时候过去一下，呼鹰飞，又打给燕铮，燕铮说晚上三个人吃顿饭。鹰飞回电，说早上回电我已经走了，我问什么时候可以见面，明天可以吗？他说明天不行，有事，后天吧。我又找 Bobo，她说明晚正好有个网友聚会，具体定下再找我。那么就很快有了接下去两天的安排，21 日下午两点半去出版社，晚上网友聚会，22 日早上去北方交大看鹰飞，接下去的事再安排，总有事的，北京还有王磊，考出驾照了可以开车带我，还有钟以山，一个双子座的小疯子。甚至我一个人可以去香山。然后和小青姐姐去附近超市买点放冰箱里的东西，知道东侧路、玉蜓桥、中国棋院和一个保龄球馆，估计不太会弄丢了，立交桥很大，房子很难看，方的、直角平面，空中若有若无地飞着一些白色的小絮子，我想这就是杨花，我不记得有什么关于北京春天时的印象了，超市里的工作男孩说着好听的北京话，小青姐姐配了屋子的钥匙给我，我拿一个香蕉的钥匙圈扣起

来。

外面回来又打了几个呼机，Duke 的、烟枪的和格格勿的，他们都是我在 263 认识的，我说我要去北京怎么找你们？他们就给了我呼机号码。

结果 Duke 回电了，我说：“你好，我到北京了。”

他说：“呵呵，你还真来了。”

我说：“对呀，我去看你吧，你在哪里啊？”

他说：“我在北大。你住在哪里啊？”

我说：“天坛。”

他说：“那么远哦。”

我说：“反正我去找你吧，你什么时候有空呢？”

他说：“这几天还有空，过两天恐怕不行，过两天就忙了。”

我说：“明天上午有没有空？”

他说：“明天？后天行不行？”

我说：“后天我有事了，再后天呢？”

他说：“再往后就不一定了，那就明天上午吧。”

我说：“好，北大是吧，明天我到了北大再呼你。”

他说：“从你那边出来……你坐得着地铁么？”

我打断他说：“好了，我反正自己想办法过来就是。”

他笑着说：“那好吧，看你那么自信我也就不管你了，要不然打一辆的过来也没多少钱。”

我笑笑，忽然又说：“到时候我叫你什么呀？”

他说：“丁丁，我姓丁，你就叫我丁丁好了。”

张 贴 者:紫霞

张贴时间:1999 年 5 月 22 日 14 时 02 分 18 秒

20 日下午我睡了狠狠一觉,晚上和燕铮和他女朋友吃饭,第二次看到燕铮,已经觉得很亲切,伸手扯了扯他的袖子,他女朋友看上去也挺好,他偷偷问我好不好,我说不错、挺好。吃完饭和他们逛了逛新东安,回家打电话给沧海一笑,他埋怨我说一晚上都在等我电话,我说不好意思,商量了一下发现没什么空,他知道我在天坛东,说现在出来吧,他骑车过 20 分钟到。沧海一笑来了之后我们去喝茶,他吃了碗面,我吃了个冰激凌,走了几步,站着说了会儿话,旁边种着杨柳,挺愉快,晚了就回去了。

21 日一早我就出门了,穿了一条灰绿色布裙子,走到 39 路车站,39 路到崇文门,坐地铁到前门,前门坐 808 一直到北大,沧海一笑教我的,我和他说我去北大看 Duke。一辆 39 路开过,我没上,看到几辆出租过去,于是还是打的。北京车很堵,也许是我在上海不常坐车缘故,我对司机说北京除了房子长得太丑哪儿都好。

花了 53 块钱到北大一个偏门,走呀走呀走,看到 IC 卡电话就呼丁丁,找不到回电,就留言说在勺园等他,只看见个勺园,觉得北大也就这样。在勺园门口长椅上坐着,一行杨柳,身后是篮球场,我觉得等不着 Duke 也无妨,就当跑来看了眼北大,一会儿自己还可以去颐和园、圆明园逛逛,下午就去北三环中路的出版社。我坐了 20 分钟左右等不下去,想不等了,就离开勺园到处走走,用 IC 卡打了电

话回家,家里还是没人,对着电话答录机说了几句话,想想来都来了,不见人家也有点亏,更重要的是,Duke 对我本来就很怀疑,这下约了又闪,估计以后不会再跑来这么远,弄不好他会更觉得我身分可疑,我得顾及紫霞的形象,又呼他,留言:“我找不到有回电的电话,能否在 12 点前作机主留言,告诉我怎样联系”。又等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台里留了言,想想打一个试试,呼台小姐说机主让你打他手机,报了个手机号,我抄下来打过去,他说在学生商店等,穿黄衣服,让我问问别人学生商店在哪里。我记得附近有处商店,问了个人“学生商店”指的是否此处,他说不知有“学生商店”一说,不过此处确是商店,又近学生宿舍,想必是了。又等,等了几分钟觉得不对,拦住一个女生问,不料还是个日本留学生,倒是向我指了指学生商店,我忙说谢谢,自己都觉得好麻烦,还是往学生商店去,路上又问了个人,又问了声:“远不远?”得到回答说不远,才又鼓起劲往前走,但见邮局商店,似乎门口没有黄衣人,踟躇了几步,终于看见不远处有个穿黄衣服的人站着,我向他走去,他并未有所表示,我心里也有点嘀咕,东走西顾,直到他跟前他才笑眯眯地说:“顾湘是么?”我终于展颜笑了。

——后来回想这一段,琐琐碎碎,但真是惊心动魄,这番折腾中每一分钟我都有可能放弃、中途退出,也就是说我每一分钟都与错过认识丁丁的危险擦肩而过。我会为了自己突然的一些理由而自行其事,毫不理会常理、旁人、道义、其它,人情世故我都明白,怎么做会左右逢源受人称道,就是往往任自己性情去做。就这样才有了可能认识丁丁,也有了错过的机会。感谢天!

张 贴 者:紫霞

张贴时间:1999 年 5 月 22 日 17 时 42 分 41 秒

我还要感谢鹰飞和沧海一笑,是他们使我认识了世界上还有丁丁这个人。

我在网上和生活中是相差无几的,温和、友善而保持距离,网上有无数温柔多情的人物,在高速年代,感情以 72bytes/sec 的速度蔓延,有时令我忧伤。

4 月 14 日我在网上遇见鹰飞,聊得挺好,忽然有两位科索沃问题狂热者打了起来,互相攻击、用图标乱炸,满屏都是他们的东西,刷屏太快,除了战火硝烟我看不见其他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混乱中见到鹰飞大喊:“你们不要用粘贴重复!照顾一下外地的朋友!”随后我就遇到麻烦了,似乎是掉线了,看见聊天室里的好几个朋友 Louna、Webdew 还有鹰飞在那里关切地喊:“紫霞!还在吗?”我确实掉线了,忙再登录回到他们房间,鹰飞说:“你到哪里了?”我说:“我在屏幕前。”鹰飞责怪说:“那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们?大家喊你喊得嗓子都哑了。”我说:“我发不出声啊,谢谢大家,我很感动。”一边有个叫着急的对我说:“哪谁喊了,其实是他自己拼命喊,别人没怎么喊。”我莞尔对着着急说:“谢谢你告诉我。”然后鹰飞给了我一个心的图标,我那是真的很为他们感动,就像一个人出事之后却能见到别人对自己的反应,甚至死了,却知道有谁为他掉了眼泪,像贾宝玉说倘使有那些女孩子们的眼泪,也甘心去死了。我对鹰飞说:“谢谢,我也喜欢你。”接下去我主要和鹰飞聊天,着急是个有趣的好事者,穿针引线,催促我们互留 E -

mail 地址。末了,鹰飞说:“……我爱你。”这是我在网上听到的最煽情的一句“我爱你”。

两天后我收到鹰飞的 E-mail,说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在网上,没等到我,那一夜很让他感到哀伤,因为与一个叫 Duke 的人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冲突,他以后将不再用鹰飞这个名字上网,从此后叫绿蓑衣,希望能再见。这封信的确很哀伤,他从此将隐姓埋名,像江湖上的仇杀,不再有鹰飞。我非常好奇,甚至超过了同情和气愤,那一天晚上我不在,他和 Duke 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很想知道。

我记得当晚我就见到了 Duke,不在同一个房间里,我给他发留言:“有天晚上你是不是和鹰飞不愉快了?”他没回音,我又发留言:“你好,我是鹰飞的朋友,我不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我也不站在谁那边说话,可我确实很想知道是怎么啦,什么事那么严重,没有别的意思。”他仍不理睬。我想我的朋友因你而不得不放弃他原来的身份,你到跟没事似的施施然谈笑风生,过分。但是鹰飞或许有理亏的内情,不然 Duke 就真的那么大势力?毕竟我接受了鹰飞说的“我爱你”,我想了解他。可惜我不多时候掉了,没有再上去。

17 日下午遇见沧海一笑,他说他在上学时要有两个星期的假,怎么都得出去玩。

晚上在在线人员名单里突然见到 Duke 的名字,心中一阵狂跳,看看他那边聊天室已满过不去,就给他发留言:“你为什么不理我?”

过了一会接到“Duke 给您的留言:‘没有啊,你是谁呀?’”

我继续留言：“你不认识我。能认识吗？”

Duke 留言：“为什么不呢，多个朋友是好事啊。”

我想 Duke 不简单哪，若无其事，如果是装的，那么很沉得住气，如果真忘了，那么这样友善的大气也无疑令他不可小觑。

Duke 留言：“你为什么想认识我呢？”

我留言：“不为什么。一起去个空些的屋子？”

Duke 留言：“先用留言吧，我这里有朋友。”

我留言：“怎么开聊？”

Duke 留言：“用 ICQ 吧。”

我留言：“我的 ICQ 卸掉了。”

Duke 留言：“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我在屏幕前冷笑一声：“也许是我喜欢贵族吧。也许我有我的理由……”

Duke 留言：“能告诉我吗？”

我想他有点撑不住了，心里很兴奋，这件事有种冒险的意味，像古时候的为一个人复仇，接近，接着伺机下手，而且说不准 Duke 很清楚我是谁，他也想看看我到底想怎么着他，或者戏谑我，总之不可轻举妄动，……图穷匕见，总之正在接近这一时刻，快也好慢也好。

我留言：“不是说的時候。”

Duke 留言：“不说算了。”

我留言：“不好奇吗？”

Duke 留言：“你真的挺怪的，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在 BJ 吗？”

我留言：“怪不敢当。不在北京，将去北京。我们本就素

昧平生。”

Duke 留言：“你在哪里？”

我留言：“上海。”

Duke 留言：“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又冷笑，留言：“怎么会？你太自信了。我们本就素昧平生。”

Duke 留言：“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你到底是谁？”

我留言：“说过了，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Duke 留言：“敢给我你电话吗？”

我给他电话号码，一分钟后电话铃响起，我接就断了。

我留言：“刚才是你么？”

Duke 留言：“对不起，电话没电了。”

我留言：“别问了，说不定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过了一会儿我又收到了 Duke 留言：“你要不说就别理我了。”

我想他心虚了，我暂时占了上风，我留言：“我不过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你害怕么？”

又过了一会儿 Duke 留言：“手无寸铁才可怕。我今天不能聊太晚，我要走了，下次再聊。”

我留言：“明天晚上行吗？”

Duke 留言：“行。”

我留言：“几点？”

Duke 留言：“随便你。几点都行。”

我留言：“十点半。”

Duke 留言：“好。”

Duke 走后不久我也下线,觉得很刺激好玩。

18 日晚上上网赴这个约会, Duke 来之前鹰飞来了,用的是绿蓑衣,我悄悄告诉他我约了 Duke 十点半,他很吃惊,问我约他干嘛。我悄悄一笑说:“单挑。”Duke 准时上线,我告诉鹰飞 Duke 来了,问他怎么办,鹰飞说:“他来了,我走。”说完真的走了,我有点惋惜没有形成更复杂紧张的局面,但暂时无暇顾及太多,把精神全集中到眼前的 Duke 身上。我过去打招呼:“你好,很高兴你来了。”这时我忽然掉了!其实从这天晚上九点半我上网开始我就掉了好几次线,想必系统出了毛病,身边有个玩电脑的男孩,我不能肯定会不会需要大动干戈耽误准时上线,没有让他动它。我又挤上去,说了一两句又掉了,我又急又懊恼,又一次挤上去时我对 Duke 说:“今晚看来没法深聊了,线有故障,屡屡掉线,我后天就到北京,怎么找你?”Duke 给我他的呼机号码,我刚抄下来,不出所料,又显示非法操作。我已经掉疯了,还要早点送旁边的男孩走,懒得再往上挤,说一句话又要掉,呼机号码在手,到了北京找他就是。然后睡觉去,洗完脸想打他个呼机玩玩,坐在浴缸边上,呼台小姐问我留什么言,我说:“老是掉线,无限绝望,希望能够在北京见面。紫霞。”

后来我坐在乐天利里在他的中文机上看到这条留言,是第一条,99 年 4 月 18 日 23:48,我看到时也是 23 日,觉得很神奇,很……美。

要不是鹰飞在信里让我知道 Duke,要不是沧海一笑生日叫我去北京,要不是我狂掉线的那天晚上得到了 Duke